

青海

青海湖即藏语“青色的海”之意。它位于青海省东北部的青海湖盆地内,既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,也是中国最大的咸水湖。它长 105 公里,宽 63 公里,周长 360 公里,面积达 4583 平方公里,最深处达 38 米,湖泊的集水面积约 29661 平方公里。如果开车绕湖一周也需要四个小时。湖面海拔 3196 米,刚拉开大步奔跑几下就开始力不从心地喘起来。只得慢下来,做老态龙钟状,稳住拖沓的身体,以免辜负了这高原的美丽景色。

无需摄影技术,也不讲究专业设备,只需随手一拍,都似明信片般的清晰美丽。首先运气不错,天空放晴了,光线明亮,天是湛蓝湛蓝的,没有一丁点污染的白云大朵大朵地浮在空中,低低的,搬把梯子爬上去就能随手捞到似的,远处的云层也贪恋美景,慵懒得索性直接把自己绕在山坡上。这一带,云是主角,恣意掏出各种造型,你在飞机上能看到的形态这里都有,如果没有云,这里将是多么寂寞的世界啊。

青海湖之美,美在单纯,美在纯粹,美在给人享受,美在大自然所有的事物都回归了它本原的色彩。天,本该是这样的湛蓝。云,本该是这样的洁白。草,也本该是这样的碧绿,湖水,本该是这样的清澈。空气,本该是这样的清新,其他一切多出来的杂质都叫做污染。青海湖提供了一方供它们互相交织的舞台,因此最能化尽一切污浊的透明的水,在这里便有了丰富的颜色:它显示如明镜,给蓝天白云尽情表演;它隐藏自身的美貌,让卵石鱼儿自由舞蹈歌唱;

纯美青海湖

湘君 文/摄

远眺青海湖



它又是敏感而尽责的,因为湖的深度,光线的强弱,甚至时间和角度的变化而幻化出不同的色彩。远看是青色的,近看是透明的,乘艇到湖上,又变成了与天一样的蓝色,再一回头,怎么又是一汪绿色?

贪恋这纯净的一方水土,晚上,我们把酒

福建

我们到厦门的第一站就是鼓浪屿,走在龙头路上,已经是夜幕初降,吃吃逛逛,竟然忘记了时间,等想到要回旅馆,已经临近半夜。此时龙头路上依然热闹非凡,而我们去岛中旅馆的路上,却是越走越幽静,岔路也是越来越多,尽管有店主和网站发来的线路图,仍然一头雾水。正彷徨时,瞥见岔路上匆匆走来一人,顾不上人家是当地人,还是游客,像抓到救命稻草一样拦住询问起来。幸运的是,年轻人正是当地人,于是耐心指明方向后,又匆匆前行了。走了一段路,眼前是一条岔路、一段坡道、一个楼梯,我们又没有方向了(其实我们站的地方正是要穿越的笔山洞上方)。

正在此时,忽然听到有人在招呼我们。是刚才被我们拦住问路的年轻人!他说,估计我们走到这里又会“迷路”的,所以顺便就等着了。在再次指明方向后,年轻人与我们“背道而驰”了。一则走累了出汗,二来真的被年轻人的行为所感动,我们没有察觉到夜风的凉意,周身暖洋洋的。

第二天,我们第一个要去游览的地方是日光岩。尽管手绘地图在手,旅馆伙计又作了指点,但一汇入鼓浪屿上蜿蜒曲折的小路,我们又开始摸索前进了。身后传来招呼声,一个不认识的年轻人。他问我们去哪里?如实相告后,他一挥手,“跟我走”。于是,我们穿街走巷,很快来到日光岩的门口。年轻人说,这里是后门,不建议进去,还是直接从大门进,这样省得走回头路;而且,游览后从后门出来,下坡一直顺道走就是菽庄花园。这样安排,走着顺畅,可以少走冤枉路。就这样,年轻人一直把我们带到大门口的售票处才和我们告别说上班去了。

晚上和旅馆老板闲聊时说到这两件事,好奇地追问:是不是我们的运气特别好,老是碰到“热心肠”?老板还没有开口,老板娘一撇嘴:“这有啥?岛上人都这样的!”岳父岳母均已年过七旬、头发花白,只要一上车,立即有年轻人起来让座,来回如此,居然没有一次“踏空”,真让我们感叹不已。去集美美学村让座的年轻人,结果也是到同一地点的,这么长途路程,能够放弃座位,真不容易。是否好山好水即能出多多的好人?

黑龙江

漫步在太阳岛上

◆ 张锦渭 文/摄

20 世纪 80 年代初,一曲《太阳岛上》风靡一时,歌曲描述了男女青年结伴在太阳岛上郊游、钓鱼、打猎、野营的美好景象,就此使太阳岛一举成为全国著名旅游景区。太阳岛位于哈尔滨市北郊,松花江北岸,是国家 5A 级风景区。我们一行 40 多人的旅行团在市区用完早餐后即乘车来到景区广场,下车后,导游告诉我们这里的游览时间为 4 个小时,游客可以慢慢品味此园的风景。

沙俄政府在哈尔滨修建中东铁路时,当时中东铁路局第一任局长发现松花江畔的太阳岛上丛林密布,空气新鲜,花香鸟语,是人们度假游览的胜地。不久以沙俄为首的各国驻哈尔滨领馆纷纷在太阳岛上建别墅,携带家人和亲朋好友在此野餐、野游、野浴,这些充满异国情调的生活习惯成为太阳岛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。随着时代的变迁,环境优美的太阳岛逐步离开了以外国人为主的视线。在改革开放和一首歌曲的影响下沉睡了百年的太阳岛又焕发青春,重回人们的怀抱。

入园后,游客纷纷在太阳岛门中间一块刻有“太阳岛”大字的巨石前拍照留念。数人在园内近距离接触了活泼可爱的松鼠,它一会上树一会下地找食,而梅花鹿就温和多多了。在太阳湖湾,只见成双的男女在湖中划船,在抗联园里一批英勇的战士骑着战马奔向战场(浮雕),这是描述当年东北抗联战士冲向日本侵略者的情景。我们漫步在长长的松花江畔大道上。一边是江水在流动,一边是绿树随风而动,园亭、文亭、扇面亭,好一些回廊曲折的景点——经过多年的改造和建设,园内已建成了花卉园、太阳门、浴日台、太阳瀑、阳光沙滩浴场等 20 多个景观。

江西

婺源又添新景点

被外界誉为“烟雨江南,源头古村”的婺源县赋春镇源头村成了游人的新去处。村中的明清古民居、古民宅有好的修缮,村中森林植被生态优美,空气清新,冬日的源头村景色如画。

王国红/文 程新德/摄

浙江

带一本书去杭州

◆ 刘蔚文/摄

杭州是我每年都要去的地方。

第一次去杭州还是 1979 年读高中时。暑假里,五个同学结伴乘上凌晨的火车,记得是慢车,一路停停开开。前半夜大家兴高采烈,又是聊天又是打扑克,到后半夜就撑不住了,睡意袭来,也顾不上夏天车厢里的闷热,伴着一阵阵的蝉鸣蛙噪就迷迷糊糊睡着了。早晨五点多,火车终于到了杭州。同学们沿着解放路走到了西湖边,一幅美不胜收的湖光山色图便徐徐地展开在了我们面前,看得我都惊呆了……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出门远游,自此有了旅行的概念;也开始体会到了“上有天堂,下有苏杭”的含义。

有了第一次,便有第二次、第三次、第四次,大多数是春天或秋天去的杭州。春天断桥的妩媚清新,柳浪闻莺的垂柳潇洒,云栖竹径的绿意无限;秋天白堤的悠长舒展,满桂陇的丹桂飘香,西冷印社的朴素宁静,一次次地让我流连忘返。

杭州去得多了,便不再刻意赏景。假日里,随意轻松地在西湖边散步,无意看景,满眼皆景,让在都市里快节奏的工作中疲惫了的身心得到放松休憩,十分的舒服愉快。尤其是在西湖边坐上半天,要一杯茶,看一会书,

杭州平添了几份刚毅的气质,“赖有岳于双少保,人间始得重西湖”。今年春天,我与妻子又来到了杭州。那天,阳光灿烂,桃花盛开。下午,我们在柳浪闻莺的茶室里坐定,依然要了两杯龙井,然后我便读起了董桥的散文集《白描》。董桥先生或谈文物,或忆文坛掌故,或论时政,文笔老辣精到,言近旨远,常现令人击节赞叹的连珠妙语,有文人的率性,有男儿的深邃;湖上不时吹来阵阵清风,分外地舒爽怡人。

一卷读罢,晚霞西落。与妻子登上了返回的动车,想起张岱在《西湖七月半》中的开篇之语——“西湖七月半,一无可看,只可看看七月半之人”,不由笑了。西湖可看的岂止是人,湖畔看书,有香茗为伴,有清风拂面,有湖山左右,书景相融,人生美意,不过如此。

不失为人生的一大享受。

有一年,又是“暮春三月,江南草长,杂花生树,群莺乱飞”的时节,与妻子来到了杭州。那天早上出发得比较晚,到杭州已近中午。先去奎元馆吃饭,然后乘公交车到西湖边,沿着断桥、白堤缓步而行,走到三潭印月,有点累了,便在临湖的回廊茶桌旁坐下,要上两杯龙井,妻子用数码相机拍起了湖上的美景,我则取出茨威格的《昨日之旅》看了起来。

这是茨威格的遗作,在伦敦一家出版社的档案库里尘封数十年后,才得以问世。小说讲述了出身清贫、才气过人的化学博士路德维希与枢密顾问 G 的夫人之间,苦苦相恋却难以如愿的爱情故事。小说不长,100 页左右,不知不觉两个小时就看完了,但作品中弥漫出的与李商隐的诗“此情可待成追忆,只是当时已惘然”相似的哀婉朦胧的氛围,却一唱三叹,荡气回肠,让人久久地难以释怀。那天,杭州的天气有点阴沉,西湖上笼罩着一层若有若无的雾气。远处黛青的山峦在烟霏中显得更加迷蒙婉约,湖边几棵老树茂密的枝叶伸展到了水里,触摸的是湖水的幽深。

西湖畔可以展读的不止是风花雪月,儿女情长,正像于谦墓、岳王坟为妖娆秀美的